

北风那个吹

长篇
小说

高满堂 著

一个在感情旋涡里迷失方向的男人，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，被爱领回了家

作家出版社

北風那午吹

高滿堂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风那个吹/高满堂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62 - 0

I. 北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3838 号

北风那个吹

作者: 高满堂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特约编辑: 曲怡琳

装帧设计: 牛毅书装

照片提供: 普通人影视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30 千

印张: 23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62 - 0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一九七四年腊月初八，辽南的月亮湾大队知青点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圈里的一头母猪竟然跳过半人高的圈墙，跑到月亮河的冰面上玩耍，把两条后腿劈了叉，残废了。

话长在舌头上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，话就怎么从月亮湾大队知青点点长庞秀岩嘴里直溜溜地吐了出来：“这是个阴谋，肯定是个阴谋！”话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他的右脚像叹号一样，狠狠地往地上一跺。

庞点长没说错，这事儿离奇到了不贴谱的程度。那头猪已经饿得没劲儿抬眼皮，喘气都打晃，绝无气发丹田、肋生双翅、一鹤冲天跳过半人多高圈墙的可能。这明显有人在捣鬼。他作为一点之长有责任也有义务立即查出这个坏人是谁，让他好好尝尝自己的厉害……庞点长越想越激动，他要马上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展开调查。庞点长把平时挂在脖子上代表权力的铁哨含在了嘴里，腮帮子鼓得像快要快吹爆了的气球，没命地吹起哨子来。

“嘟……嘟嘟……嘟嘟嘟”刺耳的哨声像针一样，扎在了知青点里男女知青们的耳膜上，他们一个个很快跑到了食堂里集合。

辽南的冬天，大地就像掉进了冰窖子，嘎嘎得冷。大家几乎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了身上，围着知青点食堂的大火炉，一边哆哆嗦嗦地烤着火，一边听着庞点长深入浅出地分析案情。

庞点长头上戴着一顶和杨子荣一个样式的大皮帽子，他阴沉着脸，像指挥千军万马，身负拯救国家和民族重任的大军事家一样，背着手在炉子前踱着步，悲愤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当前阶级斗争很复杂，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。今天点里发生的事，是个阴谋，绝对是个阴谋！幕后黑手琢磨这头猪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而是天天在琢磨，夜夜在琢磨，就是打盹儿做梦，也在琢磨！这个人简直就是为这头猪而生，为这头猪而活！”

大伙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一个长着一对长门牙绰号叫兔子的知青，他的脸抽抽成了一团全是褶子的抹布，最后还是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。

这一笑让庞点长有些下不来台，他板起了脸，故作威地训斥道：“严肃点！你……你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这头小母猪，可不是一般的母猪，这是咱们点里唯一幸存的猪娃，它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！”说到这里他环顾大家，开始了极富感情的激情演讲，“同志们，冬天即将过去，春天就要到来，只要让春风一吹，咱这头小母猪的春心，马上就要荡漾起来……”

赵春丽是个快人快语的漂亮女孩，不服气地撇了撇嘴：“什么呀，大庞。”庞秀岩个头长得高，同伴们都习惯叫他大庞。“你也太有革命乐观主义激情了吧？你看它都瘦成什么样儿了？还没有咱们坐的板凳肥。它想发情不假，可它得有发情干事儿的身子骨儿。”

兔子接过嘴：“可不是怎么的，这头可怜的小母猪，要不是有猪皮挡着，龟头早像刺猬一样刺出来了。”

大庞勉强笑了笑：“不错，它是瘦了点。但它瘦的只是皮肉，精神上没有瘦，青春是永远不会瘦的。只要它还在喘气，爱情就不会枯萎。它要恋爱，要怀孕，要生孩子，这是大自然赋予它的权力，没人能剥夺得了。如果它没有受伤，你们等着瞧好吧，到了明年秋天，那就肥成堆、猪满圈了，这是一幅多么生动喜人的社会主义丰收景象啊！到了那个时候，公社知青办来咱们点儿检查，会被这个情景所感动，会多奖励咱们几车麦麸，对不对？就连咱们大队脸上也有光，说不准儿会多给咱们几车地瓜，对不对？可现在呢，可现在呢！”大庞激动起来，失望、气愤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，“猪后腿让你们整劈叉了，今生今世只能像石狮子那样蹲在那里，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。咱们的美好理想全顺着走水道走了。”

另一个叫刘青的女孩调侃道：“我说大庞啊，你节哀吧。千万别把小屁儿当成炸弹响，事情没那么严重。唉，也是的，咱们这头猪，还是挺漂亮的，你看那身段，多苗条……”

大庞白了她一眼说：“那是饿的！”

“你看那尾巴……”

“没尾巴了！尾巴都掉进了像山沟一样深的腩沟里面去了，还断了一截！这也是一桩无头案，肯定被谁割去红烧了！”说着大庞狠狠地盯着兔子看。

兔子勉强笑了笑：“谁能干这种缺德事儿？没准是一不小心刚在哪儿刚断了。刘青说得对，咱那猪是挺漂亮的，还是大眼睛、大眼皮儿……”

赵春丽咯咯笑了起来：“怎么说话呢？大眼睛、双眼皮儿。”兔子赶紧改口：“说错了，是双眼皮儿。”

一场严肃的大会，愣是被这几个竖插杠子横打炮的家伙搅了局，没了肃穆的气氛。大庞有些恼了，生气地说：“屁话，谁家的猪不是双眼皮儿！”

刘青看了看大家，挑衅地对大庞说：“小母耗子来例假——多大点儿事儿。那猪不就是肌肉拉伤吗？小毛病，离心脏还远着呢，养两天就好了。你放心，耽误不了它谈情说爱。明年春天一到，咱们给它好好打扮打扮，描着蓝眼圈，盖个红盖头，照样可以嫁出去。”

兔子说：“谁说不是！咱们还要给它挑个条件好，最起码是公社以上单位养的公猪。咱们这头小母猪还是处女呢。现在处女多难找。”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偷偷扫了女知青们一眼。

大庞一看场面越来越失控，忙提高了嗓门，大声喊道：“都别说了！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”他想了片刻接上了刚才的话头，“啊，我说这个人，他一直在算计着这头猪。他自以为聪明，但在目光雪亮的革命群众面前，还是露出了马脚！”

大家随着大庞的目光，朝食堂的角落里望去。

帅子像个没事人儿似的，低着头，嘴里正嚼着烤熟的玉米粒，嚼得嘎嘣直响。帅子就像他名字起的那样，是知青点里公认的美男子。眉清目秀，身高体健，只是眉宇间流露着狡黠和顽皮。前段时间他闲得无聊，自制了几把飞镖，拿生产队的黄牛开练，三头黄牛先后中镖受伤。他让公社人保组抓了起来，关了好几天，看要过年了，这才放回。

刘青见他没有反应，踢了他一脚，帅子抬起头来看看大家，故作天真地笑了。

大庞开始了有的放矢地推理破案：“猪圈的门是关着的，可小母猪为什么能跑出去呢？你们有谁见过猪跳高？没见过吧？肯定是这个人跳进猪圈，把小母猪抱出去，看着它跑远了，才喊：‘猪跑了，猪跑了！’你们就追出去了。”

女知青荆美丽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大庞，你没分析错，是有人叫了。”“谁叫的？”大庞睁大了眼睛紧盯着荆美丽，她回答的结果就是侦查的答案。“没听出谁的声音。”荆美丽低下了头，小声嘟囔道。

大庞回过头来看了帅子一眼，又冲大家点了点头：“都想想，都好好想想。这个人是谁？”见找不着答案，大庞继续他的推理：“猪为什么往冰河上跑？猪是最怕冰的，肯定是这个人故意往冰河上撵。大家呢，傻乎乎地跟着这个人撵，猪拼命地跑，跑着跑着就大劈叉了，残废了，养着没用了，就得吃肉了。”

众人一阵言不由衷地叹息：“唉，没办法，就得吃肉了。”

大庞抬高了声音：“这个人相当有经验，他不但懂得人体结构，还懂得猪

怎么才能受伤、残废……”

大伙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帅子的脸上。帅子不嚼嘴里的烤玉米粒了，开始摆弄身旁水桶里的冰块。

大庞看了他一眼，话里大有深意：“这个人练过功吧？跳过舞蹈吧？还会冰上芭蕾吧？着急吃肉了吧？是啊，可以理解，今天是腊八节……”

帅子站起来朝大庞走去。众人紧张地望着他俩，以为要打起来。大庞紧张地盯着帅子质问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帅子笑道：“我都听明白了，你这半天是在说我。没事儿，我不生气。我刚从公社人保组放回来，这事就应该怀疑我，怀疑一切嘛！可我的问题都说清楚了，有结论了。”

大庞说：“事情不是这么简单，结果……”帅子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点长，我刚回来。回来后你还没有欢迎我、拥抱我。来，咱们拥抱一下！”说着他夸张地展开双臂拥抱大庞。

大庞一把推开了他说：“你少拿资产阶级这一套来腐蚀我。”

帅子冲上前紧紧地搂住大庞，不停地拍打着他说：“大庞啊大庞，在公社人保组这些日子，我真的非常想念你，真的，你是哥们儿，是朋友。我算来算去，在月亮湾这些年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……”帅子哽咽了。

大家咧着嘴看他俩，有好戏瞧了，谁都知道帅子肯定要一报还一报，开始调理大庞了。

大庞装着被感动了：“帅子，别这样说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只要你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还会有出路的。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，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……”

帅子也是感慨万千：“朋友啊，到底是好朋友啊，路遥知马力……”“哎哟！”大庞突然尖叫了一嗓子，猛地推开帅子，不顾一切地解开腰带，把手伸进去掏什么。

女知青们都捂上了眼睛，有的叫道：“干什么呀你！”

“赶紧报告大队，大庞大白天脱裤子耍流氓。”

“咣当”一声，一个拳头大小的冰块从大庞的裤腿里掉下来。大家这才知道是怎么一码事儿，都笑疯了。

查归查，打归打，残废的猪马上要杀了吃肉。留着就得消耗口粮，知青点里缺的就是口粮。

大家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，点柴烧水。上来两个人，用杠子抬起那头

可怜的小母猪，朝杀猪床走了过去。猪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，拼命地尖叫着，释放心里的极度恐惧。

枯燥的生活令人把杀猪这档子残忍事儿，也当成了娱乐。众人默默地跟在后面，垂着头，做哀悼状。有的人嘴里还有板有眼地哼起了哀乐。

猪绑到杀猪床上后，帅子扶正了头上戴的高高的土耳其皮帽子，手里拿着杀猪刀，动作夸张地摆起了屠夫的架势。他学着大彪的口气，严肃地对大家说道：“这头猪马上就要告别我们了，它使我们活着的人，一想起它心里就非常难受。”

众人像合唱一样扯着嗓子喊道：“非常难受！”

帅子哽咽了：“它的一生很不容易，任打任骂，任劳任怨，吃的是猪狗食，还经常吃不饱。想起这些，我真的不忍心动手啊……”

“你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！”

“是啊，让我们在胃口里怀念它吧。敬礼！”

大家认真地向猪致敬，这是真诚地向猪致歉。

帅子握着杀猪刀朝猪脖子扎去。动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了，目光定在了对面的知青点门口黑板报前。众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一个姑娘一手提着旅行袋，正在看黑板报。她是个少有的美人儿，所有称赞姑娘漂亮的词儿，都可套在她身上。无怪帅子冷不丁瞅她一眼，立马就傻呆了，忘了他正想干的事儿。

帅子小声问旁边的人，这是谁呀？一个平时和帅子关系不错，叫李占河的同伴说，不认识。看样子像串点的，是谁的同学吧？兔子说，看样子不像，比咱大五六岁，是谁的姐姐吧？

“长得挺漂亮，气质不错！”

“看上了，弄她？”

帅子摇头说，现在不行，他现在是监管期间，不能再惹事儿了！兔子吐了一口唾沫说，那他代表帅子去弄她，主动送上门，错过就是罪过。

帅子说，随便，反正他没心情。他现在的事儿是杀猪！说着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猪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完成了它最后的呼唤。

兔子朝姑娘走了过去，走近了，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了对方好几眼。姑娘像是老和尚入定，没有反应。兔子流里流气地开了口：“喂，哪来的？”姑娘还是没理他，继续专心地看着黑板报，自言自语：“这也叫文章？也敢登出来？”兔子嬉皮笑脸地套近乎：“哎，问你呢。哪来的？进去烤烤火吧，天多冷啊。”

姑娘还在看黑板报，摇着头自语道：“巴掌大的文章，竟然错了八个字！”

还有脸往上写。”

兔子朝姑娘走近了一步，两人脸对着脸，身体快贴到一块儿了。兔子又问，跟你说话呢，哪来的？姑娘这才看了兔子一眼，用打发的语气说，随便走走！

人家爱答不理，兔子的嘴不能闲着，他问姑娘是串点的？姑娘摇了摇头。他毫不气馁，接着问是探亲的？姑娘又摇了摇头。兔子故意惊呼，明白了，离家出走到这儿流浪来的？

姑娘觉得他很好玩儿，就笑了笑。兔子突然热情似火地说：“那就快进屋！像你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得到阶级兄弟的温暖，我不给你温暖谁给你温暖？一肚子苦水，咱俩热炕上倒，快进屋，快进屋……”

兔子右手抢过姑娘的旅行袋，左手自然地搭在她的肩膀上说：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你来的正在节骨眼上，看见没，我们正在杀猪呢。你先到热炕上歇歇乏，一会儿大肥猪肉炖粉条子，就热乎乎地端到你跟前了。咱姐弟俩一边等上菜，一边嗑瓜子，唠唠嗑，你把眼泪和苦水，尽情往你弟弟这儿倒！”

姑娘看了他一眼，抿嘴笑了笑，真跟着他进了屋。

那边帅子已经把比一只草狗大不了多少的小母猪开了膛，开始血淋淋地往外掏肝掏肺了。在旁边打下手的李占河，一直盯着兔子和姑娘进了屋，又是着急，又是高兴地叫道：“嗨！这就上手了！简直比猪血往外喷得都快！”

大庞也笑了：“整玩这个业务，兔子是行家。多少无辜的漂亮女人让他的迷魂汤灌倒了。嗨，这闺女又完了！将来咱们怎么和人家家长交代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帅子？”帅子低着头专心地掏出猪的内脏，没有吭声。

一个叫大华的知青说：“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弄不好兔子和她认识，要不然三言两语，那个女的就跟他进了屋？”李占河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呀？全世界的漂亮女人兔子都认识！”

帅子突然放下杀猪刀说：“我来尿了，先上趟厕所。”说着急急匆匆地走了。大华盯着帅子的背影，坏笑道：“嘘！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你们看见没，帅子走路都是撇着腿儿走！”

大家起哄地笑了起来。在屋里，兔子和姑娘处得挺近乎，两人盘腿坐在热炕头上。兔子还是觉得不解渴，又把身子往前凑了凑，套近乎说：“我看你挺面熟的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”脑袋在姑娘面前晃来晃去。

姑娘说：“我看你也挺面熟的，在哪儿呢？让我想想……”兔子一拍脑袋，叫道：“对了！”姑娘一拍大腿说：“想起来了！”

兔子说：“在县城，向阳饭店，对不对？”姑娘点点头说：“那天你喝醉了，

摔了人家六个碗，七个碟！”兔子想了想说：“还有两瓶酒，对不对？”姑娘绘声绘色地说：“你当时还坐在地上号啕大哭，拍着大腿说，他妈的，这辈子回不了城啦，还把鼻涕往人家饭店墙上甩……”

兔子把手伸到姑娘面前说：“握握手，握握手，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弟会保护好你的，谁欺负你了，你就跟我说，我削死他。”兔子一拍自己的胸脯，“我要是打不了他，我还有朋友，帅子大哥。你听说过这个人吧？人家父母是搞艺术的，知识分子，帅子大哥会跳芭蕾。打架可灵巧了，再加上能豁出命，眼珠子一红，长腿一扫，那地上就得哎哟哎哟倒一大片，你信不信？”

姑娘让他说得笑了，兔子掏出了烟问，来一支？姑娘接过烟叼在了嘴上。兔子掏出火来给对方点着了烟，顺势摸了一下她的手。姑娘没恼，抿嘴一乐。兔子眯缝着眼，大口大口地吐着漂亮的烟圈儿，烟圈儿一个接着一个套在姑娘的脖子上。

姑娘让他呛得咳嗽起来：“你们知青点能人可真不少啊，你再给我说说，要是这个点好，我就在这儿落户了。”兔子又朝姑娘身边凑了凑，瞅对方不注意，故意吹了一下烟灰。姑娘的眼睛让烟灰眯了，她一边揉着眼睛，一边说：“我眼睛眯了。”兔子说：“是吗？快让我帮你吹一吹。”说着凑到了近前，为她吹起了眼睛，两手开始不安分起来。

这屋里忙乎屋外也没有闲着。窗外聚着一大堆人，屏住呼吸扒着窗缝，瞧好戏。李占河也在这些人当中，他看清楚了，像战场上的通讯员一样，猫下腰，轻手轻脚地跑到杀猪床前，压低了嗓门激动地喊道：“弄上了，弄上了！那个女的都躺在炕上了！”“完了，又一个姑娘牺牲了！”大庞这一声叹息，不知是嫉妒还是懊悔。

帅子刚上完厕所回来，一听这话打了一个愣神儿。

就在这时，屋子的门“咣当”一声被人从里面冲开了，像是在院子里响了一声锣，众人一惊，急忙朝门口望去。只见兔子满脸是血地从里面滚落了出来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他顾不得爬起来，趴在地上胆怯地叫了起来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撞到枪口上了！”

大家正在纳闷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只见那个姑娘披着军大衣，神态威严地从屋里走了出来。

全院子里的人除了兔子，都看着她，姑娘大声说：“都到我这儿集合！”语调虽不高，但不怒自威。

众人被这一嗓子镇住了，傻站着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所措。



“怎么？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？都到我这儿集合！”她的话就是命令，有一个人动，大家都跟着动了起来，围拢到她身旁。

姑娘的语气和缓了些：“今天是腊八节，我想和大家一起过这个节。我没空着手来，屋里旅行袋里装着个熟猪头，送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。我的家就住在小牛庄，大家可能不认识我，我就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牛鲜花，今年二十五岁，县革委会委员，兼着县武装部副部长，我是主动要求到咱们月亮湾工作，下决心彻底改变月亮湾的落后面貌！我现在的身份是，月亮湾生产大队的大队长，兼管你们知青点工作。今天初次见面，你们知青点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！”

众人木然地看着牛鲜花，唯有帅子不服气地抱着胳膊斜视着她。

“什么恶劣的印象呢？黑板报上文不对题，错字连篇。再看看你们的宿舍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脏得像猪圈。还有他。”牛鲜花一指趴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的兔子，“他叫兔子吧？”兔子抹着脸上的血：“那是外号，我有大名。”

牛鲜花指着兔子恨恨地骂道：“你是一个流氓，有大名有什么用？只能是丢人用的。今天要不是过腊八，我立马就把你送进公社人保组，叫你一气蹲到二月二！帅子是谁？”帅子答应了一声：“是我。”

牛鲜花看了他一眼：“是你？你不也是刚从公社人保组放回来的吗？那儿的滋味好受吗？”帅子话里嵌着骨头，冷冷地回敬道：“说啥呢？好受不好受我都受了。”

牛鲜花没和帅子计较，转过脸来对傻愣着的知青们说：“好了，今天过腊八，我不想说太多，过年咱们就应该说过年话。等过了年，咱们有的是时间，再一点儿一点儿说不好听的。一句话，我早就了解了，月亮湾的知青点是全公社最落后、最差的，可以说，乌烟瘴气，臭名远扬。”

李占河不服地大声嘟囔道：“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，根正苗红，臭也臭不到哪儿去。”

牛鲜花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说：“我要提醒大家，既然我管知青点，那我就要管出个样子来，绝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！知青点必须整顿，你们都要有思想准备！好了，不说了。咱们一起过节吧！把肉都给我炖上，我还带了几瓶好酒！”牛鲜花说罢，披着军大衣进了屋。

牛鲜花人走了，好像她的魂儿还在，大家仍在原地立着。大庞小声对众人道：“还像电线杆一样傻立着干吗？快跟领导进屋啊！”说着他头一个跟了进去。

过了好半天，大家才你推我搡地进了屋。就见大庞规规矩矩地站在炕前作汇报，牛鲜花坐在炕沿上，手里拿着笔不停地在本上记着。

“这猪不杀不行了，两条后腿大劈叉，都站不起来了。”

牛鲜花停下笔，抬起头看着大庞，说道：“这就怪了，好好圈在猪圈里的猪，怎么会跑到冰河上呢？怎么会大劈叉呢？”

“我也觉得这里面有问题，专门开了全点知青大会想查这件事，会开了一半……唉……”

正说着话赵春丽跑了进来汇报：“不好了，猪肝丢了一半！”

“什么？猪肝又丢了一半？”

赵春丽说，是啊，刚发现的。牛鲜花合上笔记本，看了看大家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个知青点有点儿意思！大庞望着牛鲜花请示说，牛队长，你看这事……

牛鲜花语气坚决地说：“查！一查到底，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我就不姓牛！”

头号嫌疑人就是帅子，这小子没在屋里，大庞到处找他。帅子刚从厕所里出来，大庞就把他堵住说：“快点儿，牛队长要查猪肝问题，现在要找你谈话了！”

“好，你先走，我再上趟厕所。哎呀，我肚子又绞劲儿疼了。”帅子说着两只手一捂肚子就要往厕所里钻。

大庞一把抓住帅子说，不行，牛队长正在等着呢！他边说边推着帅子朝食堂走去。帅子问，牛队长不是在屋里嘛，去食堂干啥？大庞说，她在食堂等你，那地方正式。

到了食堂门口，大庞从后面猛地把帅子往里一推，自己溜了。帅子一个踉跄栽进了食堂，他放眼一望，食堂里只有牛鲜花一个人，正披着军大衣坐在火炉前烤火。

“牛队长，你找我？”帅子故作谦卑地问。牛鲜花没有看他，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坐吧。”

帅子随便捡了一条凳子，远远地离牛鲜花坐下了。他伸手刚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，又把手缩了回去，也装模作样地烤起了火。

牛鲜花还是没有正眼看他：“你的档案我看过了。”帅子低着头烤火没有吭声。

“你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！”以牛鲜花的身份，她是在代表组织跟帅子谈话，而帅子竟然像没有听见这句带有宽恕意思的话，没露出一星半点

儿感谢的意思。

牛鲜花纳闷地问：“你能不能靠炉子近点儿？离那么远干什么？”帅子一听这话，又特意把凳子往后挪了挪说：“我嫌热。”

“热了就把帽子摘下来吧。”

“我头怕凉。”说着帅子按了按头上的土耳其帽，像是怕帽子掉了。

牛鲜花用火钩子捅着炉膛里的火，笑了笑说：“你的问题非常严重，看了几本外国书，好像有《茶花女》、《羊脂球》，还有一本是《漂亮朋友》吧？看就看吧，还到处串点，成宿论夜地传讲。全公社十二个大队的知青点，你都去过了吧？”

“盛情难却，都是朋友们请……”

牛鲜花火了：“你给我闭嘴吧！你能啊，胆敢把资产阶级的毒汁，喷洒到了全公社的知青点，知青们受到你的毒害以后，出现了集体中毒的现象。留大鬓角，穿喇叭裤、鸡腿裤，一个个屁股绷得像蒜瓣一样，两腿勒得像两个猪肘子，好多知青变得是非观念不强，好坏不分，香臭不知，革命意志衰退，一到晚上鬼哭狼嚎，到处在唱《拉兹之歌》！”

帅子马上认错说，他有罪。牛鲜花说，更严重的是他还传播政治谣言！帅子叫屈道，他是被蒙蔽的。牛鲜花一针见血地说，少为自己辩解，为什么别人没有被蒙蔽？关键是他思想有问题。帅子态度很好，说起了套话，他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使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上来。

牛鲜花突然扭过头来，严肃地盯着帅子，问他为什么镖牛？帅子说，那头牛一见他就横眉竖眼。牛鲜花觉得眼前这家伙说话很有意思，便好奇地问，牛怎么能竖着眼看人呢？说，它怎么看你？

“是这样看。”帅子斜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牛鲜花。牛鲜花想乐，可还是强忍住，她说帅子很有表演天赋，听说还会跳芭蕾舞。帅子说他父母都是搞文艺的，他们从小就送他上少年宫学舞蹈。

牛鲜花好像来了兴趣，问他父母都是跳舞的？帅子摇摇头说，父亲是话剧团的，母亲是曲艺团的。牛鲜花点点头说：“你的档案我都看了，你父亲叫帅是非？”

帅子说：“对！演过话剧《千万不要忘记》，不过他是B角。”牛鲜花不知道啥叫B角，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词儿，一下子让他讲糊涂了。帅子解释说，就是主角的替补，他出身不好，不让演主角。

牛鲜花点了点头问：“你母亲是不是叫蒋玲？在曲艺团唱大鼓？我见

过，小时候我跟我爹到县城里听过她唱《绕口令》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桌子四条腿儿……她嗓子太好了，像银铃似的。你为什么不学曲艺和话剧，跳起舞来了？”

“父母说我的条长得好，天生是跳舞的料。”

牛鲜花主导着谈话的内容，她像打太极拳，把话题又圈了回来：“咱们扯远了，说眼前的事儿吧。你特别恨那头牛？”

“对，特别恨，我特别恨牛……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姓牛。”

“那没关系，你还特别恨猪吧？”

帅子弄不清牛鲜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没有吭声。牛鲜花盯着他问，爱吃猪肝吧？帅子直着脖子辩解说，才不喜欢吃那个东西呢，见了就恶心，从小就不吃。牛鲜花说，看来丢的这半拉猪肝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？帅子语气坚定地说，那是，他好歹也是一个讲究的人，哪能干这种事情。

牛鲜花紧盯着帅子说，帽子不错啊，戴着挺漂亮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帅子忙抬起两只手按住帽子说，免了吧，太脏了。我头出油，一股大油味儿。

牛鲜花见帅子不肯，也就不勉强了：“猪肝好吃呀，知道猪肝有几种做法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烦猪肝，没有研究。”

“那我告诉你吧。过年的时候，它是在咱们这儿最讲究的一道菜。有熏猪肝、酱猪肝，有卤水猪肝，有爆炒猪肝，还有熘肝尖儿……”

那年头没什么好吃的，牛鲜花说得帅子口水直流。牛鲜花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回到帅子的帽子上：“你这顶帽子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我在市场上没见过呀！”

“牛队长，我能不能上趟厕所？”

“你不是刚从厕所里出来吗？”牛鲜花透过食堂的窗，什么都看见了。

“我有个毛病，尿频……”牛鲜花目不转睛地盯着帅子，帅子说话的声音越说越小，小到没声。

“坐下，离炉子近点儿，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心。大队决定今后你由我监管。”

帅子无奈地挪了挪凳子，靠近了火炉。不知是紧张还是热的，一会儿脸上开始淌汗了，有心想摘下帽子，又忍住了。时间不长，一股黑红的血，从土耳其帽子里缓缓流到了帅子的腮帮子上。

牛鲜花看着他的脸，满意地微笑着。帅子故作惊讶地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头什么时候破了？”

牛鲜花欠了一下屁股，“刷”的一声从屁股下撕下铺垫的半张报纸，递给帅子，关心地说：“擦擦，快擦擦，快流到脖领子里了。”

帅子赶紧接过报纸，擦去左腮帮子上的血，一边擦一边故作纳闷地自言自语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事儿，一会儿熟了就不流血了。”

帅子忽地站了起来：“我得上趟卫生所。”

牛鲜花也站了起来，一把把帅子按在凳子上，严肃地说：“你给我坐下继续烤火！今儿哪儿也别想去！”

帅子只得无奈地坐在那儿，寻思了一会儿，语气一改，讨好地说：“牛队长，家里有几口人啊？我听说过你，那可是了不得啊，人家都叫你铁肩膀，钢姑娘，牛筋腰，铜脚掌，一天挑二百趟粪，肩膀不红不肿。劈山放炮，抡一天大锤不嫌累，插一天秧不带直起腰，光着脚走百儿八十里山路，鞋都破了，脚掌在石头上都能蹭出火星来，你也不叫苦。真佩服你，向你学习，向你致敬！”

帅子这边瞎白话，那边他帽子里又往外淌黑血了，像蚯蚓一样往下爬着。

牛鲜花欠了一下屁股，把剩下半张报纸也抽出来递给帅子：“你又出血了，擦擦吧！”

帅子几乎要崩溃了，他一边擦着腮上的血迹，一边还得哄牛鲜花：“牛队长，我大叔大婶的身体挺好吧？”

牛鲜花站起来，站在了帅子的正对面。帅子也站了起来，绝望地看着牛鲜花。

牛鲜花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转身走了，走到食堂门口，她又站住了，背对着他轻声说：“帅子，你父母是文化人，你还是学芭蕾的，有知识，愿读书，不要轻贱了自己！今晚写个检查，明天交给我！”说完推门走了。

帅子一屁股蹲坐在凳子上，赶紧摘下头上的土耳其皮帽，那半拉生猪肝已经化了一大半，黏糊糊和着黑色的猪血，弄了帅子一头。

大庞这边也是紧忙乎，他心里惦记着兔子到底占着便宜没有，小声问兔子：“你和牛队长刚才在屋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吧？”

兔子坐在炕沿上，低着头不停地往嘴里填炒豆子，像是发泄，嘎巴嘎巴嚼得挺响。知青们围着兔子默默无语。

李占河急着问：“到底下没下手？”兔子不嚼豆子了，低着头小声嘟囔

着：“毁了，可毁了……”“到底怎么毁了？你就别吊大伙儿的胃口了。”刘青让他捻得难受。

兔子低下头说：“耗子玩猫，能有什么好结果。”大庞问道：“摸了？”兔子又往嘴里填了一粒豆子，狠狠地嚼了一个响。这就是回答。

李占河问道：“睡了？”兔子一脸的苦笑。李占河一拍自己的大腿，叫道：“你小子赶紧找口棺材钻进去吧，你完了，彻底完了，这辈子别想回城了！”

大庞添油加醋地说：“兔子，你这个祸惹得太大了，在月亮湾基本是没有活路了，敢摸敢睡牛大队长，她不把你往死里整才怪呢！你想啊，她现在分管咱知青，咱的小命全在她手里捏着，招工回城，她只要轻轻一摆头，你这辈子就永远扎根农村修地球吧！”

兔子低着头，嘴里的豆子嚼得嘎巴嘎巴直响。他想了想，有了主意，开始找纸找笔写检查。他要争取个态度好，求领导从轻发落。

笔墨准备齐全以后，兔子撅着屁股，趴在炕上开写了，大伙在旁边提词儿。大庞提第一句词儿：“见到你，我兽性大发……”“别说得那么难听。”刘青插嘴道，“叫春心萌动！”李占河提第二句词儿：“我流氓成性，把你当成了下酒菜！”大庞接着说道：“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你就是我们新来的牛队长，铸成如此大错，我真是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啊……”

兔子一一记在纸上，他看了看大家，着急地问：“下面再说什么？”

李占河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，灵魂深处找原因！还有，这句别落下，广阔天地炼红心，扎根农村一辈子！”

这些话兔子全写在了纸上。大庞说，这些话差不多了。写好了赶紧给牛队长送去。兔子问，她老人家在哪儿？大庞说在食堂里找帅子谈话。

牛鲜花跟帅子谈完话从食堂里出来，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。门前的雪地里跪着一个人，把牛鲜花吓了一跳，定睛看去原来是兔子，他身上全是雪，看样子已经跪了一段时间了。牛鲜花轻声问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兔子也不抬头，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张纸，举过头顶：“牛队长，这是我的检查……”牛鲜花没有接检查，她看了看兔子，快步走了。兔子没有站起来，他把头慢慢埋进雪里，无声地哭了。人家连检查都不接，这仇大了，他这辈子没有回城的希望了！

帅子真把牛鲜花的话当事儿了，他离开食堂，把头收拾干净以后，闷在屋里开始写检查。正写着，有人把两块月饼放在他的桌子上。帅子抬头一

看，刘青站在他面前。刘青问他检查写完了？帅子叹气说，一个字也没写。刘青很纳闷儿，写检查对帅子这样的人来说是轻车熟路，这回就这么难写？帅子噘着嘴说，那可不，全是猪的问题，从哪儿下手呢？

刘青说：“不知从哪儿下手，你也得写。这个牛队长虽然比咱们大不了几岁，做事干练果断，你千万要小心。要是得罪了她，和兔子一样，这辈子别想回城了！”帅子烦躁地说：“我知道，可这个检查怎么写呢？你帮帮我。”

刘青坐了下来，很有经验地说：“还得从灵魂深处闹革命，思想深处找原因。我先问你，你把猪在冰河上追劈叉了，这是什么问题？”

“就是想吃猪肉呗。”

“你的认识就这么个高度？那肯定过不了关，得拔高。”

“怎么拔高呢？”

“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，一块猪肉可以反映你的阶级立场。咱有错就检查错误，也用不着对她拍马屁，你今天在食堂里马屁拍得有些过火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帅子有些不好意思地问。

“我扒在门外偷听，都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”说着刘青夸张地打着寒战，“哎呀，麻死了，看她听着美的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。”

“咦？她脸上有褶子吗？我怎么没发现？”

刘青撇了撇嘴：“你还会欣赏女人？嫩兔子一个。其实她这个人，一打眼看还可以吧，细瞅瞅，一般般。”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帅子。

帅子问道：“什么呀？”“你自己看。”刘青突然腼腆了起来。帅子打开纸包，是一双手工织的毛袜，他感动地说：“给我这个干什么？成天干农活，好东西穿糟蹋了。”

“你那双脚金贵，要是冻坏了将来跳不成舞怎么办？你就穿，穿坏了我再织，有我在，一辈子不缺你的袜子穿。”

帅子一把抓住了刘青的手感动地说：“刘青，你……”“别说了，赶紧写检查，我再帮你措措词儿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帅子起来连饭都没来得及吃，就揣着检查到大队部找牛鲜花。

走到半路上，村子里的广播喇叭响了，传出了牛鲜花慷慨激昂的讲话：“社员同志们，眼看要过年了，根据公社革委会的指示精神，这个年我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年，战斗化的年。经大队支委研究，我们从今天起，每天早